

Confucian Analects on Skin

人皮 论语

冶文彪 著
作家出版社



CONFUCIAN ANALECTS ON SKIN

人皮
Confucian Analects on Skin
论语

CONFUCIAN ANALECTS ON SKIN

冶文彪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皮论语/冶文彪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616 - 9

I. ①人… II. ①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353 号

人皮论语

作 者: 冶文彪

责任编辑: 姚 摩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20 千

印张: 22.5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616 - 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汗血托孤	1	第九章 夹击之策	69
第二章 石渠天禄	11	第十章 虞姬木椁	76
第三章 潜越七星	19	第十一章 高陵之燔	82
第四章 星辰书卷	27	第十二章 巫术异法	90
第五章 秘道夜探	35	第十三章 长陵园郎	97
第六章 绣衣金螭	44	第十四章 午井小亭	103
第七章 黄门诏使	54	第十五章 草野鏖战	110
第八章 失而复得	62	第十六章 草洞杀敌	117

第十七章	申家童言	126	第二十五章	九河日华	189
第十八章	栈道符节	135	第二十六章	袖仙送福	197
第十九章	棺木囚车	143	第二十七章	御史大夫	205
第二十章	山野猛虎	150	第二十八章	孔壁论语	213
第二十一章	锦江锦里	159	第二十九章	饥不择食	221
第二十二章	梅蝉双枕	166	第三十章	御史自杀	228
第二十三章	箱底秘道	173	第三十一章	生如草芥	236
第二十四章	丝锯老鼠	180	第三十二章	南下荆州	244

第三十三章	游侠遗孤	253	第四十一章	宫中刺客	322
第三十四章	孔府泪别	262	第四十二章	壮志未酬	331
第三十五章	淮南疑案	273	第四十三章	茂陵棺椁	337
第三十六章	孔氏遗孤	284	第四十四章	天理不灭	343
第三十七章	太液铜莲	292			
第三十八章	自残毁容	300			
第三十九章	秘传论语	309			
第四十章	人皮刺字	316	尾声	汝心安否	348

第一章 汗血托孤

“宫中汗血马被盗！”

杜周^①听到急报，面上不动声色，嘴角却不禁微微抽搐。

去年，汉军西征大宛，夺得汗血宝马总共才十匹^②，天子爱如珍宝。

杜周身为执金吾^③，掌管京城巡逻防盗，自然首当其责。他略一沉思，随即吩咐：“关城门，搜。”

左丞^④刘敢领命下去，急传口谕，调遣人马。

杜周则独坐府中，拈住一根胡须，不停扯动，令其微微生痛。他胡须本就稀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每逢大事，倘若没办好，就揪掉一根，引以为戒。好在为官多年，一共只拔掉几根，都存在一个盒子里，妻子都不知晓。

不久，卫尉与太仆^⑤一起赶到。两人失责更重，无比惶急。杜周平素不爱多语，仕途之上，多讲一个字，便多一分危险。见二人失了方寸，他微有些鄙夷，更知道这马若追不回来，两人必定会推诿罪责，因此越发不愿多语，只道了句：“莫慌，等信。”便请两人坐下，静待消息。

不多时，信报纷至沓来——

“十二座城门尽都关闭！”

“长安八街九区、一百六十间里，尽数封闭，已在挨户搜查^⑥！”

“盗马者为未央宫大宛厩马卒，名叫硃^⑦安世。”

① 杜周：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杜周》。

② 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因遣使赴大宛购马被拒，先后两次发兵西征大宛，历时4年，大胜，夺得汗血宝马10匹，中等以下3000匹。

③ 执金吾（yù）：掌管京城巡察、禁暴、督奸、防盗等任务。

④ 丞：丞是佐官，辅助之职，汉代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副职。执金吾有两丞。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掌管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

⑥ 《汉书·武帝纪》：（天汉元年）“秋，闭城门大搜。”“闾里”：平民聚居的街巷。

⑦ 硃（zhū）：姓，后通用为“朱”。

“硃安世盗取了宫中符节，才得以带马出宫。”

“西安门城墙下发现汗血马御制鞍辔！”

“西安门门值报称：清晨城门才开，有一军吏身着戎装，单骑出城！那马浑身泥污，但身高颈细，脚步轻捷。”

“四年前，硃安世因盗掘皇陵，被捕下狱，适逢征发囚徒，西征大宛，硃安世免于死罪，随军出征。他因善驯烈马，被选为天马侍者，护养汗血宝马。大军凯旋，宫中新增大宛厩，硃安世留在大宛厩中为马卒，仍旧护养汗血宝马。”

天汉元年^①，秋。

天色渐晚，扶风^②街市上人渐散去，只见天烧暮云、风扫黄叶。

市西头，蒋家客店楼上，硃安世被一声马嘶吵醒，他是个魁梧的汉子，年过三十，两道浓眉，一部络腮浓须。

听得出是自己那匹马，硃安世忙跳起身，扒到窗边，透过窗棂四下察看：街市上一片寂静，稀落几个路人；客店里却人声喧哗，正是暮食时分。再看马厩边，并无人影，厩里十几匹马，其他马三五聚在一处，低头吃草料，唯有他的马傲然不群，独在一边，虽然满身泥污，却昂首奋尾、四蹄踢踏，看来已经恢复了元气。

硃安世伸出拇指，在唇髭上一划，朝那马点头笑笑，才放心回去穿衣。

前日，刘彘试乘汗血马，选的便是这一匹。当时这马金鞍玉勒、锦装绣饰，身负刘彘，列在马队之首，身后百余名乐府骑吹乐工，击鼓吹箫、奏角鸣笳，高唱刘彘所作《西极天马歌》^③，威震宫苑，声动天地：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两侧臣僚、护卫、黄门、宫人列队侍从，上千人尽都恭肃屏息，除歌乐声和马蹄声，听不到半点其他杂响。硃安世平生第一次亲历这等皇宫威仪，如同身陷一派汪洋，顿时茫然自失。

① 天汉元年：“天汉”是汉武帝刘彻年号。天汉元年为公元前100年。

② 扶风：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为京畿右扶风辖区治所。

③ 《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作《西极天马歌》。

汗血马性烈认生，所以才命硃安世在一旁牵着缰绳，安抚天马，护从天子。他距离刘彘只有咫尺距离，能嗅到刘彘身上熏的香气。然而，他的头竟也像所有其他侍从，一直低垂着，颈背像是被人施了咒，根本直不起来。这是他平生从未有过的事，第一次森然感到权势逼人竟如此可怖。

心里一股傲气激起，他才回过一点神，眼角偷瞥了刘彘一眼：这个身为天子的人，骑在马上，高昂着头，须眉稀疏、双眼凹陷，不过是一个年近六旬的寻常之人。但不知为何，浑身似乎罩着一层无形之气，让人如临绝壁，似履危岩，浩荡寒风，扑面而来。尤其是那目光，幽深漆黑，竟隐隐发烫，越过宫殿苑宇，远眺前方，像是在巡视世外无人能见的某处奇妙之所。

回想起这目光，硃安世心中一阵翻涌。他之所以留在宫中做马卒，本是想等这一机会刺杀刘彘，然而真的到了那一日，身临其境，四面八方尽是庄肃之气，将这念头逼得无影无踪，直到骑游快结束，才猛然记起。这时，距歇马之处只有十几步，几个黄门已经躬身候在天子下马用的脚踏边。

硃安世深吸一口气，攥紧缰绳，准备动手，心却猛地狂跳起来，比乐工的鼓声更加震响，胸口起伏、呼吸急重，更不由自主大大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响得恐怕连马上的刘彘都听得到。他一向自负无所畏惧，以前听人讲荆轲刺秦王，燕国勇士秦武阳慨然随行。秦武阳十二岁就曾杀人，目光凶悍，无人敢和他对视，及至见到秦王，却恐惧变色。硃安世曾对此嘲鄙不已，此刻感同身受，才终于明白，当日荆轲从容应对之气概古今少有，让他由衷叹服，自愧远远不及。

稍一迟疑，距离歇马处只有八九步了。

杜周立即下令，骁骑出城，急速追赶。

他想：汗血宝马身形俊逸、引人注目，这硃安世是积年大盗，必定涂饰伪装过，又假扮军吏，可免于盘查。盗贼狡猾，事关重大，他不敢信任任何人，随即吩咐左丞刘敢在城中严搜细查，又命人备驾，自己亲自出城追击。

平日，杜周出行巡城时，缙绮二百人，持戟五百人，威仪煊赫，声震道路。今天，他只挑了五十名精干吏士，精选快马，轻车上路。

卫尉与太仆一起送至城门外，两人连声道谢，将全部身家寄予杜周。杜周越发烦腻，此刻这两人看似手足无措、毫无张致，一旦与自己无关，能置身事外时，则又是一番模样，能不脚下使绊儿、背后蜚刺，已是大仁大义。因此，他仍只淡然道了句“好说”，随即下令驱车急赶。

出西安门不久，先遣巡查就来回报：向东二里驿道边，一处水洼里发现

几个马蹄泥印，清晰可辨“尚方”及“天马”字样。

杜周即命前往，到了那里，他下车来到水洼边，泥中果然有几个蹄印。昨夜下过秋雨，清晨路上又少有人行，故而这蹄印异常醒目。他俯身细看，马蹄铁上刻字凹印在泥中，果然是宫中御制，为汗血宝马特制蹄铁。天子珍爱汗血宝马，极少骑乘，所以蹄铁未损，刻字如新。

杜周站起身，正要上车，忽觉不对，又回身细看，猛然想起：硃安世为逃避追赶，自然是快马疾驶，马踏泥洼，泥水必定四处飞溅，蹄印也应前深后浅、左右不匀。但现在泥中这几个蹄印，深浅一致、左右匀称、边沿齐整。车速极慢，才能留印如此。显见是硃安世有意留下，以为误导。

杜周立即上车，命人掉头反向，往西追赶，同时又遣快马在前面先行察看。

果然，没走多远，另一处泥洼里又见半个蹄印，虽然印迹模糊，仍能隐约辨认出一个“尚”字，蹄印是自东向西。杜周下车过去一看，“哼”了一声，这才是贼人不小心留下的。因这摊泥洼太宽，占满半边路，贼人虽然小心闪避，但还是留下这半个蹄印。

杜周立即命令四个得力骑卫急速西追，自己也随即率人向西急行。

一路上，又相继发现几处踪迹，一直追向扶风城。

硃安世穿好衣服，下了楼，来到客店前堂。

七八张席案，坐满了人，大半是汉地客商，小半是西域商贩。案上樽盃杯箸、羔豚鸡鱼，席间胡语汉音、大呼小叫。只有靠门侧一张食案还空着，硃安世便过去坐下，要了一壶酒、二斤狗肉，边吃边饮，边暗暗算计：他清晨离开长安，午时赶到这里，睡了两个时辰，若是杜周亲自追查，再过一两个小时，追兵大致就该到了。

很快，一壶酒喝尽，他欲开口再要，想了想，还是忍住，只吩咐店家备些胡饼、干肉包好，放在手边，预备带走。又要了一碗麦饭，蘸着豉酱，吃剩下的狗肉。不时望着门外，等约定之人。

不久，客店门外走进一位老人，牵着一个小童。

老人来到门边，先打眼向里张望，一眼看见硃安世，便脱了麻履^①，又弯腰帮小童脱掉鞋子，牵着小童走进来。店主上前招呼，老人像没听见，径直走到硃安世面前，弯腰低声问道：“请问可是硃先生？”

硃安世听他汉话里杂着羌音，抬眼打量：老人头戴旧葛帻，身着破葛

① 汉代居室内铺席，席地而坐，进屋普遍脱鞋穿袜。

袍，一手提着一个小白包袱，一手紧紧牵着身边小童，神色警惕。小童约七八岁，发辫散乱，衣裳脏烂，神色困倦。两人布袜都已磨破，露出脚趾，满是尘垢，看得出长途奔波、一路劳顿。

见他们满脸尘灰、衣衫敝旧，硃安世有些诧异：日前受故人之托，顺路接了这件差事，说是付重金送一样东西。所以二百里犯险赶过来，看老人这副穷酸模样，应该不是事主，但为何又能说出自己的姓？他点点头：“是我，你是？”

店主跟过来，又招呼老人，老人照旧像没听见，又小心问道：“这里说话不便，可否找个僻静处？”

店主听见，识趣走开。硃安世又问：“是你找我送东西？”

老人回头环顾店里，偷偷指指手中包袱，低声道：“酬金已经带来，还有一些事要交代，请先生移步店外说话。”

硃安世越发纳闷，但还是站起身：“那就去楼上。”

“也好。”

硃安世起身，引着老人和小童上楼，进到客房，关了门。

“你要我送什么东西？”

“这孩子。”

硃安世更是诧异，低头向童子望去，童子也正望向他，脸虽困倦，却眼睛黑亮，目光如冰，像是要将他看穿。盯得硃安世有些不自在，便扭过头，又问：“送到哪里？”

“京城，御史大夫^①兒宽^②。”

“御史大夫？京城？”

听到“御史大夫”四字，硃安世心里一刺，再想到“京城”，又忍不住笑起来。

老人不解其意，满眼惶惑。

硃安世不愿多说，收起笑：“这孩子这么贵重？送一下就付那么多酬金？你莫非是在耍笑？”

老人忙打开手中包袱，里面一个漆盒，揭开盖子，整齐排放着四枚大金饼，一斤一枚；六枚小金饼，一两一枚。

老人小心道：“信里说定五斤。倾尽全力，只凑到这四斤六两。还请硃

① 御史大夫：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副丞相”。秦代始置，负责监察百官，代皇帝起草诏命、接受百官奏事，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等。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官秩为中两千石。

② 兒(ér)宽：西汉名臣，官至御史大夫，卒于太初二年(前103年)。生平参见《汉书·兒宽传》。

先生宽缓一步，日后定当补齐。”

见老人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金子，硃安世很是意外：“这是谁家孩子？到底什么来路？”

“硃先生还是不知道为好。”

“此去长安不远，你为什么不自己送过去？”

“这孩子不能再继续跟着我，我也找不到其他可信之人，才写信求告樊先生。樊先生举荐了硃先生，他举荐的人自然也是义士名侠。老朽恳请硃先生仗义援手、施恩救助，送这孩子去长安——”说着，老人俯身便要跪下。

硃安世忙伸手扶住：“老人家万莫要这样，若在平时，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有一件，我还有急事在身，不能马上进京。”

老人为难起来，低头想了半晌，才道：“先生办事能否带他一起去？只要离开此地、保他安全，晚几日到京城倒也无妨。不过，必须亲见到御史大人，当面交付。”

硃安世见老人满眼殷切，又看那孩子瘦弱可怜，便点头道：“成。”

老人如释重负，盖好漆盒，包起来递给硃安世。

硃安世知道这些金子得之不易，忙谢绝：“这点小事，费不了什么力气。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

老人执意道：“这是早已说定的，怎么能改？况且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先生若能将孩子安全送到，大恩胜过黄金万两。”

硃安世推拒不过，只得接过，随手放到案上。

老人转过身，轻抚小童双肩，又替他掠齐额头鬓角乱发，温声嘱咐道：“驩^①儿，我不能再陪你了，你自己要当心留意，凡事要听硃先生安排，不要违拗他，到了兒大人府上，你就安全了。”

小童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泪珠大颗大颗滚下来。

老人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哽咽半晌，才强忍住，在小童耳边轻声又交代了几句，硃安世知道这些话不愿被听到，便转身到窗边，向外张望。

这时霞红将褪，暮色渐临，扶风城里，到处炊烟冉冉，四下愈发寂静。一阵风过，凉意渗人，硃安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汪汪汪！

东边市口忽然传来一阵狗吠，接着便是一串马蹄声，相邻的狗也接连叫起来。

硃安世忙向东边窥望，隐约见一队人马正穿过市门，急急奔来。再仔细

① 驩 (huān): 同“欢”，现统一简化为“欢”。

辨认，依稀可见马上人皆穿官府捕吏之服。

落霞，长安城。

秋风如水，刷洗这座繁华富丽之城。

一片黄叶飘飞，落在司马迁肩上，他却浑然不觉。

他立在自己宅子后院，看着卫真理书。卫真是他的侍书童仆，正手执铁锹，弯着腰在院中那棵大枣树下挖土。挖好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坑后，卫真放下铁锹，双手捧起坑边一个木盒，小心放进坑里，然后又拿起铁锹，铲土掩埋。

那木盒中，放着一卷竹简，是司马迁刚刚写就的一篇史记^①。

一颗枣子忽然落下，砸在卫真头上，弹到地上，卫真看见，笑道：“枣子都熟了，得赶紧收了。”

这棵枣树是司马迁新婚那年所种，他得知妻子爱吃枣，就托人从河间捎来一棵枣树苗，亲手种下，如今这棵枣树已经十分粗壮茂盛，每年都要结不少枣子。

司马迁抬头望着树上枣子，正在沉思，妻子柳氏忽然疾步走出来道：“外面有人在敲门！”

“哦？全城都在大搜，这时辰会是什么人？”司马迁一惊，忙催促卫真道，“我出去看，你赶紧埋好！”

他走到前院，外面有人正在叩门，声音很轻，御夫伍德站在门边侧耳听着，司马迁示意开门，伍德忙拨开门闩，拉开了门。

门外一个年轻男子，看衣着是个仆役，神色略有些紧张。

伍德问：“你有什么贵干？”

那人道：“我是御史大夫延广家人，有事求见太史令大人。”

司马迁忙走到门边：“找我何事？”

那仆人忙道：“我家主公让我来送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那仆人左右望望，道：“大人能否让我进去？”

司马迁心中纳闷，便让他进来，伍德忙关起门。

① 司马迁《史记》最初命名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开始，才由通称逐渐成为《史记》的专称。为小说叙述方便，文中采用通称。

“我家主公命小人将这个交给大人。”那仆人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帛卷儿，双手呈给司马迁。

司马迁接过，展开一看，是一方帛书，只有巴掌大小，上写着几行小字：

星辰下，书卷空
高陵上，文学燔
九河枯，日华熄
九江涌，天地黯
鼎淮间，师道亡
啼婴处，文脉悬

司马迁读了几遍，只觉词气悲慨，却不解其意，纳闷道：“这是什么？该当何解？”

“小人不知。主公只说务必要亲手交给大人。”

“他为何要送这个给我？”

“主公没说。”

杜周先遣骑尉一路疾赶，黄昏时到了扶风。

进城之后，直奔府寺^①，参见右扶风^②臧宣^③。

臧宣听了骑尉急报，心下大惊：天下这么大，这贼别处不逃，偏偏逃到我这里！何况又事关汗血马？再想到杜周这头老狼，越发悚然。本来事发长安，是杜周失职，现在这贼逃到扶风，正好给杜周卸罪的由头。自己与杜周暗斗多年，虽说互有输赢，但杜周比自己更能沉得住气，始终隐隐占上风。

他忙问：“执金吾现在哪里？”

骑尉道：“也正赶往扶风。”

臧宣一听，才稍安心，既然杜周亲自来追查，他就脱不掉干系。虽然这晦气来得冤，但事已至此，只有尽力而为，我两人合力，料必能捉到那盗马贼，只要捉到，彼此也就相安无事。

于是他抛开疑虑，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同时急召贼曹掾史^④成信，吩咐道：

① 寺：古代官署的名称。秦汉以官员任职之所，通称为寺。

② 右扶风：汉时长安京畿划为三区，分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官职，合称三辅。

③ 臧宣：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臧宣》。

④ 贼曹掾史：官名，主捕盗贼。汉代中央及各郡县皆置掾史，分曹治事。曹：分科办事的官署；掾（yuàn）原为佐助的意思，后为官署属员的通称；掾为各曹之正，史为副，合称掾史。

“那盗马贼若仍在扶风，料必会藏身在两个地方：或去民宅区投靠朋友，或在市中客店歇脚。你将手下分为三拨，一拨去民宅区通告所有里长，分别搜查各自里巷，你自己率领另一拨，速去市中搜查！那盗马贼见四处大搜，必定要设法逃进城，第三拨人去城墙周围寻堵出城秘道。”

成信领命出来，急忙分派人手，自己率人赶往市^①中。

到了市东门，成信唤来门值询问。但这一整天，市里来往人流不断，那门值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否有个骑了匹棕色好马的军吏。倒是一个市吏闻声赶过来，说在市西的蒋家客店见到一匹马，虽然浑身肮脏，但毛色应该是棕色，头小颈长、身形俊逸，他最爱马，一眼看到，便知是匹极好的马，过目难忘。不过没见到马主人，不知是不是逃犯。

成信闻言，即命市吏关闭四门，自己带人急急赶向市西蒋家客店。

硃安世从窗口看到捕吏飞马奔来，忙道：“来得这么快！我们得马上离开！”

老人听到，顿时慌张起来，不由得伸臂护住小童，小童也满眼惊惧。

硃安世一愣，他们也在逃避官府追捕？但此时已经无暇细问，便向小童伸出手，小童却紧紧抓住老人，向后缩着。

老人安慰道：“驢儿莫怕，硃先生是信得过的人，公公才把你交给他。”说着，把小童送到硃安世身边。

“硃先生，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放心。”

他俯身抱起小童，向老人点点头，开门快步下楼，奔到前堂，从囊中抓了一把钱，扔给店主，急急穿上靴子，小童自己也飞快蹬好鞋。硃安世夹着小童，奔到马厩，牵出马，将小童抱上马背，随即自己翻身上马，吆喝一声，驱马来到院前。

这时，外面马蹄声越来越近，很快将到门前。

硃安世拍马就要向门外冲，这时老人也已经赶下来，顾不上穿鞋，竟气喘吁吁奔出来阻拦，险些被马撞翻，幸好硃安世急勒住了马。

“硃先生，前门已经不能出了！”

“不怕，我这马快！”

① 市：集市，市场。汉时，各商铺集中在城中一处，以围墙圈起，有市吏督管，早晚定时开关。

“被捕吏看到，终究麻烦。我走前门引开他们，你们走后门！”

“公公！”小童叫起来。

老人没有答话，只是望着小童慈爱一笑。

硃安世看老人神情坦然，心中顿生敬佩，但事情紧急，不容争执，便揽缰掉头，店主也跑到门首来看。

硃安世大声问道：“后门在哪里？”

店主一时惶急，说不出话，只用手向身后指指。

硃安世拍马就冲进前堂，临进门，一眼瞥见老人强挣着奔向马厩，顾不得多想，径直带马跃进前堂，接连踢翻几张案席，踢倒几个客商，一路杯盘翻滚，汤汁四溅，店里一阵惊叫。转眼之间，穿过厨房，越过后厅，来到后院，院门闭着。硃安世跳下马，打开门，牵马出去，带好门，左右看看，一条窄巷，寂无人影，便又翻身上马，打马向西疾奔。

到了巷口，左转回到正街，客店那边传来阵阵蹄声和呼喝之声，硃安世无暇细看，催马急速奔向市西门。

第二章 石渠天禄

成信赶到客店街口时，暮色已昏，一人骑马从客店中急奔出来，见到捕吏，带马便逃。成信见其可疑，急忙率人追赶。追到市南门，市门已关，贼人见无法逃脱，竟拔出剑，先向自己脸上左右连割几剑，而后横向脖颈，意欲自刎。

成信见到，忙将手中的剑一把掷过去，击中那人手腕，那人手中之剑随之脱手。其他捕吏立即赶过去，将那人一把掀下马，将他生擒。

这时才看清是个老人，追错了人，成信大怒，朝那老人重重一脚，命人押他回去，自己又带人急奔回客店。

盘问了店主，才知道有一军吏刚才从后门逃出。成信忙命人分头赶往市四门，确认贼人是否出了市门，并调人挨户细搜，又将店主及店中所有客商羁押归案。

硃安世赶到市西门时，门已经关闭。

远远看见两个人影在门边张望，应是门吏，想来是听到了动静。硃安世放缓马速，徐驰到门边。

门吏拦上来：“市门已关，要出，明早吧。”

硃安世赔笑说：“多贪了两杯酒，误了时辰，请两位行个方便。”

“过时禁出入，触了禁律，方便了你，受罚的是我们。”

硃安世翻身下马，从囊中掏出两串铜钱，塞到两个门吏手中，笑着说：“两位辛劳了这一天，也该买点酒解解乏。”

两个门吏互相看看，又见硃安世身着军吏戎装，就没多推却。

其中一个看到马上的小童，问道：“这小儿是谁？”

硃安世笑道：“是我老友之子，老友醉倒在客店里，动弹不了，就睡在客店里，他怕家里妻子担忧，托我送这孩子回去，顺道传个口信。”